



□ 12
1326
4



中庸

1326
4



中庸章句序

中庸何為而作也子思子思子思道學之失其傳而作也

曰曾子學於孔子而得其傳子思又學於曾子而得其傳

傳於孔子者既而懼夫傳之久遠而或失其真也於是作

庸為此書○雲峯胡氏曰唐虞三代之隆斯道如日中天中

庸可無作也至孔子時始曰攻乎異端然其說猶未敢盛

行至子思時則有可憂者矣憂其傳之蓋自上古聖神繼

得肆其說所以憂道學之不得其傳也

天立極而道統之傳有自來矣道統二字為此序綱其見

形句於經則允執厥中者堯之所以授舜也人心惟危道

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者舜之所以授禹也堯之一

言至矣盡矣而舜復扶又反又也後凡遇此字益之以三

言者則所以明夫音替序中除夫子之義者並同益之以三

言者則所以明夫音替序中除夫子之義者並同益之以三



心之正而無以人... 之謂也... 非精以察之不可也... 正者蓋其本也... 其發也始有入心... 而不離也... 為一身之主而人心每聽命焉... 而人心每聽道也... 但為物誘而至於... 危道心則是義理... 精也... 動靜云為自無過不及之差矣... 及之自然無不中矣

陳氏曰如此則日用之間無往非中... 雲峯胡氏曰人心本危能收斂入求則危者安... 夫所以朱子於此不復釋執字然上文曰守其本心... 一不離下字... 標道統之淵源可謂考諸三王而不繆... 若夫堯舜禹天下之大聖也以天下相傳天下之大事... 也以天下之大聖行天下之大事而其授受之際丁寧告... 戒不過如此則天下之理豈有以加於此哉... 有以加於此者中之一字聖相傳之學莫加於此也... 聖聖相承若成湯文武之為君臯陶伊傳周召... 既皆以此而接夫道統之傳... 新安陳氏曰聖賢之臣章而

知之謂而知之者不過只是此耳此之此指若言夫
三聖相授受之說道統一只是此耳此之此指若言夫
子則雖不得其位而所以繼往聖開來學其功反有賢於
堯舜者執中一語夫子不論六經之功有賢於堯舜者
於政事不於堯曰執中夫堯舜之授受者此中而湯武
言亦此中功也哉堯舜可知矣然當是時見而知之者惟顏
氏曾氏之傳得其宗得君師之位而斯道以前傳道統者皆
傳道統者不得君師之位而明斯道以明故明堯舜禹湯文
武之道者夫子六經之功而明夫子之道者曾子大弟子
思中庸之功也○新安陳氏曰顏子博文而約禮也
而復得夫子之孫子思則去聖遠而異端起矣子思懼夫
愈久而愈失其真也○發首二於是推本堯舜以來相傳之

意質以平日所聞父師之言更平聲互演以淺繹暗作為此
書以詔後之學者蓋其憂之也深故其言之也切其慮之
也遠故其說之也詳其曰天命率性則道心之謂也雲峯
曰性是心未發時此理具於心道心是心已發時此心合
乎理○新安陳氏曰上文云道心原於性命之正可見天
命謂性率性謂道即是道心之謂也○東陽許氏曰切言深
要詳言周備憂深為道之不明也故言之深而要慮遠恐
久而復失也其曰擇善固執則精一之謂也朱子曰精
固執即其曰君子時中則執中之謂也朱子曰時中是無
惟一○雲峯胡氏曰執中二字堯言之時中二字夫子始
言之道不合乎中異端之道非堯舜之道中不合乎時子
莫之執中非世之相後千有餘年而其言之不異如合符
節歷選前聖之書所以提挈若結網維開示蘊委於於與

未有若是之明且盡者也。自是而又再傳以得孟氏為能
推明是書以承先聖之統。此統字又指道統言之。格菴
如道性善原於天命之性也。存心收放心致中也。擴充其
仁義之心致和也。誠者天之道。思誠者人之道。一章其義
悉本於中庸。九足及其沒而遂失其傳焉。精以審擇。惟一
以見淵源之所自。及後來孔門教人先後次第皆宗之。中庸
人心法無以易此。後來孔門教人先後次第皆宗之。中庸
博學至明辨。皆惟精也。篤行惟一也。明善精誠。身一也。
顏子擇中庸。便是精得一善。服膺便是一大學格物致知
非惟精子。以能後失其傳。亦只是失此。則吾道之所寄不
學此孟子。以後失其傳。亦只是失此。則吾道之所寄不
越乎言語文字之間。而異端之說日新月盛。以至於老佛
之徒出。則彌近理而大亂真矣。朱子曰。便是他。那道理也。
須是看得他。那彌近理而大亂真處始得。陳氏曰。彌近
理而大亂真。其相似而絕不同也。然非物格知至。理明義

精者不足然而尚幸此書之不泯。音閱故程夫子兄弟者出
得有所考。以續夫千載不傳之緒。音道。序緒。即斯得有所
據。以斥夫二家似是之非。是者佛二家。彌近理。故似蓋子思
之功。於是為大而微。程夫子則亦莫能因其語而得其心
也。惜乎其所以為說者不傳。雖子曰。明道不及為書。伊川
其意而凡石氏之所輯。音錄。即石子解。僅出於其門人之
火之矣。而凡石氏之所輯。音錄。即石子解。僅出於其門人之
所記。是以大義雖明而微言未析。至其門人所自為說。則
雖頗詳盡而多所發明。然倍音其師說而淫於老佛者亦
有之矣。意自蚤通。與早歲即嘗受讀而竊疑之。沈俗。非潛反
復亦作服反。蓋亦有年。一旦恍然似有得其要領者。東陽許

之要衣之總然後乃敢會眾說而折其是非既為聲定者章
皆是總會處然後乃敢會眾說而折其是非既為聲定者章
句一篇以俟後之君子而二同志復取石氏書刪其繁
亂名以輯略且記所嘗論辨取舍之意別為或問以附
其後然後此書之旨支分節解脉絡貫通詳略相因巨細
畢舉而凡諸說之同異得失亦得以曲暢旁通而各極其
趣東陽註曰章句輯略或問三書既備然後中庸之雖
於道統之傳不敢妄議傳實言不容辭其責若然初學之
士或有取焉則亦庶乎行遠升高之一助云爾行遠自邇
引中庸語以結中庸序尤切○雲峯胡氏曰大學中不出
性字故朱子於序言性詳焉中庸中不出心字故此序言
焉
心詳
淳熙己酉六月十日
春三月戊申新安朱熹序

中庸章句大全

中者不偏不倚無過不及之名朱子曰名篇本是取時

者蓋有那未發之中在所以先說未發之中然後說君
子之時中○北溪陳氏曰中和之中是專主未發而言
中庸之中却是含二義有在心之中有在事物之中所
以文公必合內外而言謂不偏不倚無過不及可謂確
而盡矣○雲峯胡氏曰朱子於語孟釋中字但曰無過
不及蓋以用言中庸有所謂未發之中與時中故添不
偏不倚四字兼體用言以釋名篇之義○新安陳氏曰
不偏不倚未發之中以心論者也中之體也無過不及
時中之中以事論庸平常也朱子曰庸是依本分不為
者也中之用也庸平常也北溪陳氏曰文公解庸為
庸夷齊所為都不庸了○北溪陳氏曰文公解庸為
平常非於中之外復有所謂庸只是這中底便是日用
平常道理平常與怪異字相對平常是人所常用底怪
異是人所不會見忽然見之便怪異如父子之親君臣
之義夫婦之別義幼之序朋友之信皆日用事便是平
常底道理無奇特底事如五穀之食布帛之衣可食

可服而不平厚者
無他身是平常耳

子程子曰不偏之謂中不易之謂庸中者天下之正道

庸者天下之定理問正道定理恐道是總括之名理是

正字定字上中只是箇恰好道理為不見得是亘古今

不可變易底故更著箇庸字○東陽許氏曰程子謂不

偏之謂中固兼舉動靜朱子此篇乃孔門傳授心法此

陳氏曰卑不失之污賤高不溺子思恐其久而荒也故

筆之於書以授孟子新安陳氏曰於七篇中觀其議論

其書始言一理中散為萬事末復合為一理放之則彌

六合卷上聲之則退藏於密其味無窮皆實學也善讀者

玩索色窄而有得焉則終身用之有不能盡者矣朱子始

言一理指天命謂性未復合為一理指上天之載始合

而開具開也有漸未開而合其合也亦有漸○中散為

萬事便是中庸所說許多事如知仁勇許多為學底道

理與為天下國家有九經及祭祀鬼神許多事中開無

書首言一理中散為萬事是由體之一而達於用之殊

未復合為一理是由用之殊而歸於體之一放之則彌

天合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心之用也卷之則退藏於密

寂然不動心之體也此乃孔門

傳授心法故於心之體用備焉

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脩道之謂教

命猶令也朱子曰北溪陳氏曰命如朝廷差除又曰命猶詰勅性即

理也朱子曰有是性便有許多道理總在裏許在心裏

不謂之理而謂之性蓋理是言天地間人物公共之

性是在我之理只這道理受於天而為我所有故謂

之天以陰陽五行化生萬物氣以成形而理亦賦焉猶

命令也於是人物之生因各得其所賦之理以為健順
五常之德所謂性也朱子曰性理一也自天所賦為命物所
受為性也天所賦為命物所
與氣質亦相袞同纔有天命便有氣質不能相離若闕
理便無此物不得此理有天命須是有此氣方能承當得此
一氣質所稟却有偏處天命謂性是就人身中指此
箇是天命之性不雜氣稟而言是專言理若云兼言氣
便說率性之道不去如太極不離乎陰陽而亦不雜乎
陰陽也天命之謂性此只是從原頭說萬物皆只同
道一箇原頭聖人所以盡已之性則能盡人之性由其
則無是理而後隨以具故有是氣則有是理無是氣
則無是理而後隨以具故有是氣則有是理無是氣
乃五常也健順乃陰陽二字既言陰陽須添此二字始
得健順之體即性也合而言之則曰健順分而言之
則曰仁義禮智仁禮健而義智順也北溪陳氏曰天
固是上天之天要之即理是也然天如何而命於人蓋

藉陰陽五行之氣流行變化以生萬物理不外乎氣氣
以成形理亦賦焉便是上天命令之也
自昔言性者曰五常而已朱子曰益之以健順蓋陽之
性健木火屬焉在人為仁禮陰之性順金水屬焉在人
為義智土則二氣之中和信亦兼乎健順陰陽不在五
行外健順豈在五常外乎東窓李氏曰仁之油然生
意不可過禮之燦然明盛不可亂健之為也義不拂乎
可否則宜知不外乎是非之別順之為也若夫信則體
是理而不易者健也循是理而無違者順也雲峯胡
氏曰孟子性善之論自子思此首一句來然須看開端
一天字程子曰中庸始言一理末復合為一理所謂一
理者即此一天字又曰萬物各具一理萬理同出一原
所謂一原者即此一天字按朱子曰穀梁言天不地
對所謂天者理而已成湯所謂上帝降衷予思所謂天
命之性是也是為陰陽之本而其兩端循環不已者為
之化焉東陽許氏曰人物之生雖皆出於天理而氣
有通塞之不同則有物之理雖曰有通者為人而得人之
理氣塞者為物亦得物之理雖曰有通者為人而得人之
物之時其氣不形而後言理亦賦焉健順本上文陰陽
句先言氣以成形後言理亦賦焉

本於命道率乎性教脩乎道發前聖未發之蘊以開示
後世學者於無窮朱子於此三言既逐字逐句剖析於
先復融貫會通於後元本含蓄未盡至定本則
盡發子思之意無復餘蘊故今一遵定本云

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故君子戒慎乎其
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

道者日用事物當行之理皆性之德而具於心上句言

道之體無物不有言道之無時不然言道之所以不可

須臾離也若其可離則豈率性之謂哉新安陳氏曰元

而非道矣兩句宜兼存之云若其可離則為外物

物而非道矣豈率性之謂哉如此尤為明備是以君

子之心常存敬畏敬謂戒慎雖不見聞亦不敢忽所以

存天理之本然物時渾是天理而不使離於須臾之

頃也朱子曰此道無時無之然體之則合背之則離也

史離君子所以戒慎不睹恐懼不聞則不敢以須臾離

也○可離與不可離道與非道各相對待而言離了仁

便說得太重此只是畧畧收拾來便在這裏伊川所謂

道箇敬字也不大段用得力孟子曰操則存操字亦不

是著力把持所不睹不聞不是閑耳合眼時只是萬事

皆未萌芽自家便先恁地戒慎起此心在這裏防於未然

所謂不見是圖也○戒慎恐懼是未發然只在這裏這箇

不得便是所以養其未發只是發然提起在這裏這箇

未發底便是常在何嘗發或問恐懼是已思否曰思又別

思是思索了戒慎恐懼正是防閑其未發曰即是持

否曰亦是○北溪陳氏曰道是日用事物所當行之路

而父子君臣夫婦長幼朋友微而起居飲食蓋無物不

有自古及今流行天地之間蓋無時不然戒謹恐懼只

是主敬是提撕警覺使常惺惺○潛室陳氏曰道只在

是當行底理。天下事事物與自家一
那件不各有當行底道理。那曾一
物非物。事非事。吾身日用常行
之謂也。之。越。無非。是。路。纔。無。路。便。是。荆。棘。草。莽。聖
不聞之道。只是眼前當然底。一時
可欺。以。妍。醜。上。蔡。惺。惺。法。者。豈。謂。此。乎。曰。若。如。此。說。則
是他。自。常。存。了。何。用。戒。慎。恐。懼。道。理。固。自。常。在。但。人。須
用。提。撕。照。管。不。可。謂。目。無。睹。耳。無。聞。一。齊。都。放。下。須。當
此。時。常。自。惺。惺。地。也。○問。大。學。不。要。先。有。恐。懼。中。庸。却
要。恐。懼。何。也。西。山。真。氏。曰。大。學。之。恐。懼。與。中。庸。之。恐。懼
不。同。中。庸。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只。是。事
物。未。形。之。時。常。常。持。敬。合。人。不。昏。昧。而。已。大。學。之。恐。懼
只。是。俗。語。所。謂。怖。畏。之。意。自。與。中。庸。有。異。○雙。峯。饒。氏
曰。君。子。常。存。敬。畏。雖。當。事。物。既。往。思。慮。未。萌。自。無。所。睹
耳。無。所。聞。暫。焉。之。頃。亦。不。敢。忽。事。物。既。往。是。指。前。面。底
說。思。慮。未。萌。是。指。後。面。底。說。不。睹。不。聞。正。在。此。二。者。之
間。看。上。文。道。不。可。須。史。離。則。是。自。所。睹。所。聞。以。至。於。所
不。睹。不。聞。皆。當。戒。懼。而。此。不。睹。不。聞。在。事。物。既。往。之。後
看。下。文。喜。怒。哀。樂。未。發。則。此。不。睹。不。聞。又。在。思。慮。未。萌。

之前故須看此二句。方說得上下文意貫串。緊要在須
史之頃四字。於此見得子思所以發須史兩字之意。

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慎其獨也

隱暗處也。微細事也。獨者人所不知而已所獨知之地。

也。問謹獨。莫只是十日所視。十手所指處也。與那暗室

對坐。自心中發念。或正或不正。此亦是獨處。如一

暗之中。細微之事跡。雖未形而幾聲則已動人。雖不知

而已。獨知之則是天下之事無有著見明顯而過於此

者。朱子曰。事之是非與非。眾人皆未見得。自家自是先

知。所未知。隱而未見。微而未顯耳。然人雖未知。而我已

知。之。則。固。已。甚。見。而。甚。顯。矣。此。正。善。惡。之。幾。也。○三。山

潘氏曰。幽暗之中。細微之事。其是非善惡。皆不能逃乎

此心之靈。所以當此之時。尤為昭灼顯著也。若其發之

既遠為之既力則在他人干目所視十手所指雖甚昭灼而在我者心意方注於事為精神方運於酬酢其是非得失反有不自覺者矣。雙峯饒氏曰此文對上文而言隱暗之地雖人之所不睹微密之事雖人之所不聞然其幾既動則必將呈露於外而不可掩昭晰於中甚於此者。子思云道微者提道字見得顯尤莫有下而莫見乎隱莫顯乎微見與顯皆是此道是以君子既常戒懼一節上文而於此尤加謹焉。一節所以遏人欲於將萌而巳。幾動之初天理人欲由此而分此處加謹則人欲將萌動之未發之前私欲不萌只是存天理從而遏絕之矣。動而不使其潛滋暗長聲於隱微之中。元本只云滋長定。以至離道之遠也。朱子曰道不可須本加潛暗二字。廣至大者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是言道之至精至密者道不可離是說不可不存養是故以下道之至精至密者存養工夫莫見莫顯是說不可不省察。故君子以不教人謹獨察私意起處防之。只看兩故字可見。既言

道不可離只是精粗隱微之間皆不可離。故言戒懼不睹不聞以該之。若曰自其思慮未起之時早已戒懼非謂不戒懼乎。所睹所聞而只戒懼乎不睹不聞也。此兩句是結上文不可須臾離也之意。下文又提起說無不戒懼之中隱微之間念慮之萌尤不可忽。故又欲於其獨而謹之又結上文隱微之意。此分明是兩節事。前段有是故字後段有故字且兩提起君子字。若作一段說亦成。是何文字問如此分兩節工夫則致中致和工夫方各有着落。而天地位萬物育亦各有歸着。曰是問戒懼是體統做工夫。謹獨是又於其中緊切處加工。夫曰然。戒懼是防之於未然。所以全其體。謹獨是察之於將然。以審其幾。問戒懼者所以涵養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當此之時。當此之時。當此之時。一毫放過則流於欲矣。判別義利全在此時。不知是如此否。曰此說甚善。問涵養工夫實貫始終而未發之前只須涵養。幾發處便須用省察工夫。至於涵養愈熟則省察愈精矣。曰是又問未發時當以義理涵養。曰未發時着義理不得。纔知有義理便是已發。當此時有義理之源。有義理條件。只一箇主宰嚴肅便有涵養工夫。○存養是

性推本於天命天下之理皆由此出道之體也達道者
循性之謂道推本於率性天下古今之所共由道之用也
此言性情之德和為情之德以明道不可離之意李氏
曰方其未發是所謂中也性也及其發而中皆然也
而後見之是情也若性也孟子曰性善又曰情可以
為善其說蓋出於子思也朱子曰喜怒哀樂渾然在中
未感於物未有倚着一偏之患亦未有不與樂渾然在
故於中名之謂之中又以為天下之大本程子所謂中者
擇之謂之中義之謂之中是裏面底道理看得極子細
京樂夫發於中者也及其既發如已出門東者不復西
只在中間端緒謹守中及其既發如已出門東者不復西
南者不復北此所謂中所以狀性之德而形道之體也
和是取上兩節說中所以致中和立大本而行達道也
以語情之正言顯道之用子思致中和立大本而行達道也
心也者妙性情之德也所以致中和立大本而行達道也

者一箇字毋故性情皆從心包性情性是體情是則心字
寂感者此心之體用也此心存則寂然時皆未發之中
有所不立也感通馳騁而己達道有所不行也故動靜
一主於敬戒謹恐懼而謹之於獨則此心存而寂感無
非性之德也曰是問惻隱羞惡喜怒哀樂固是心
之發然靜時然見處如未問惻隱羞惡喜怒哀樂固是心
寂然聞靜時然見處如未問惻隱羞惡喜怒哀樂固是心
然何曰喜怒哀樂未發只是自然之舉動不審此時與作
自如形體如此○靜而無只是自然之舉動不審此時與作
然通者也○動而無不中者情之發而得正也感而
而寂者也○北溪陳氏曰節者限制也其人情之相拂戾
乎只是得其當然之理無此過不及與是理不相拂戾
故曰和○情之懼工夫方存得未發之中須有謹節工
欲而動須有戒懼工夫方存得未發之中須有謹節工
未方有已發之潛和○陳氏曰既是有未發更有何物可分但
時還有分否潛和○陳氏曰既是有未發更有何物可分但

絲未發則渾然在中
者為和
時三時得
在人性情
節也天下
必自天命
說來體用
源非知道
孰能識之
○蒙齋袁氏曰喜怒哀
○惟中節
○和譬之四
○雲峯胡氏
○離此說
○也發而中
○不可離也
○君子曰中
○也者性和
○道前言率
○性之道

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

致推而極之也位者安其所也育者遂其生也自戒懼
而約之以至於至靜之中無所偏倚而其守不失則極
其中而天地位矣自謹獨而精之以至於應物之處無
少差謬反而無適不然則極其和而萬物育矣黃氏

向無少偏倚無少差謬是橫致其守不失無適不然
直致橫致如一箇物打進了四圍恁地潔淨相似直致
則是今日如此潔淨後日亦如此以至無頃刻不如
○雲峯胡氏曰章句精之約之只是釋一致字約之則
存養之功益密精之則省察之功益嚴至靜之中無少
偏倚已是約之至而其守不失所以約之者愈至應
物之處無少差謬已是精之至而無適不然所以精
之者愈至此之謂中和之致也○新安陳氏曰收斂近
衷貴乎約審察幾微實乎精二字下得尤不苟○東陽
許氏曰致中和是戒懼慎獨推行積累至平極處則有
天地位焉物蓋天地萬物本吾一體吾之心正致則天
地之心亦正矣天地吾之氣順致則天地之氣亦順矣
天地氣順故其效驗至於如此此學問之極功聖人之
能事初非有待於外性而脩道之教亦在其中矣
陳氏曰致中即天命之性致和即率性之道及天地位
萬物育則脩道之教亦在其和矣○雲峯胡氏曰致吾

子巨妾人人各得其所此一家之萬物育也。一國亦然。極而至於天下。然後天地位。萬物育。始克其量。如孔子。在當時。雖不見位育之功。然道明於萬世。能使三綱五。常終古不墜。是即位育之極功也。○雲峯胡氏曰。中和。雖有體用動靜之殊。然深觀其所從來。則天地萬物之。所以位育有不得而折者。故曰。必其體立而後用。有以。行亦非有兩事也。中庸一書。本只言率性之道。而必推。原天命之性。本只言時中之中。而必推原未發之中。皆。謂體立而後用。有以行之事。業雖未敢遽望。及此。然學。問志向之初。亦所當考。而以之為標的也。○東陽許氏。曰。位育以有位者言之。固易。曉若以無位者言之。則一。身一家。皆各有天地萬物。以一身言。若以一家言。則自。然。睥面。盜背。動。天地。旋中。禮。是。位育也。以一家言。則以。感。而。父母。安。以。慈。化。而。子。孫。順。以。弟。友。接。而。兄。弟。和。以。敬。處。而。夫。婦。正。以。寬。御。而。奴。僕。盡。其。職。及。一。家。之。事。莫。不。當。理。皆。位。育。也。但。不。如。有。位。者。所。感。大。而。全。爾。

右第一章字思述所傳之意以立言首明道之本原

出於天而不可易首三其實體備於已而不可離道

非道可離二句次言存養省非察之要戒懼慎終言聖

示功化之極中和位育三句○黃氏曰此章字數不

該無不蓋欲學者於此反求諸身而自得之以去上

夫扶外誘之私而克其本然之善新安陳氏曰中之

性和之達道即率性之道也反求諸身本有之自

得之者即自得乎此也去外誘之私慎獨以過人欲

而已克本然之善致大楊氏時所謂一篇之體要是

也陳氏曰此章乃子思總括一篇之義○新安陳氏

之格言也首三句○惟湯誌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

血脈貫通名義精當則實過之真是發從古聖賢之

所未發慎獨曾子雖嘗言之然只是發從古聖賢之

血脈貫通名義精當則實過之真是發從古聖賢之

所未發慎獨曾子雖嘗言之然只是發從古聖賢之

靜前一截靜時工就慎獨處言動時之省察動靜相涵
交致其力視曾子之言益加密焉亦本其所已發而
盡發其所未發也自古書中多言無過不及之中
之用耳子思則先言未發之中以見中體之深陰中
外他動罕見豈非亦發前古聖賢之所未發乎靜致
其中動致其和極其功至於位天地育萬物參贊化
育之大哉一章大指有本原有理過絕人欲者基之
精乎大哉一章大指有本原有工夫有用歷選聖
賢之書無能肩之者聖師有此賡發其
有功於道統之傳萬世實不可磨云其下十章蓋
子思引夫子之言以終此章之義論聖人傳道立教
之源君子必養性情之要以為
之篇之綱領當為第一大

仲尼曰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

中庸者不偏不倚無過不及而平常之理陳氏曰中庸只是一箇道

理所以不乃天命所當然精微之極致也新安陳氏曰
然以為綱領乃天命所賦當唯與惟君子為能體之新
陳氏曰體之謂以身當而力小人反是雲峯胡氏曰第
行之以仁以為己任之意三章仲尼
曰仲尼之言也所言者中庸也仲尼祖述堯舜以下仲
尼之行也所行者皆中庸也中和之論發於子思中
之論本於仲尼然發而中庸之中和即是時中之字思
中和二字亦只是說仲尼一字故曰中庸之中兼中
和之義而章句必先曰不偏不倚而後曰無過不及可
謂精矣

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時中。小人之中庸也小人而無忌
憚也

王肅本作小人之反中庸也程子亦以為然今從之

上正解○君子之心以為中庸者以其有君子之德而
又能隨時以處中也○小人之所以反中庸者以其有
小人之心而又無所忌憚也○程子曰可以止則止可以仕
則仕可以速則速此皆時也○老嘗不合中故曰君子而
異體矣○小人之於中庸無所忌憚與戒慎恐懼異
矣○是其所以反中庸也○朱子曰君子只是說箇好人
時中只是說箇做得好底事○為善者君子之德為
惡者小人之德○君子而處不得中者有之小人而不至
於無忌憚者亦無之○當看而字是君又要時中
故特下此字要得分明○新安陳氏曰蓋中無定體隨
朱子蓋就兩箇而字上且嚼出意味來○蓋中無定體隨
時而在是乃平常之理也○何謂時中○程子曰德之過
而居陋巷則過門不入非也○矣居於陋巷在顏子之時
為中也時而當過門不入非也○居於陋巷非中矣○朱子

曰堯授舜舜授禹都是當其時合當如此做○做得來恰
好所謂中也○中即平常也○湯武亦然○如當盛夏時須要
飲冷衣葛○隆冬時須要飲湯重裘○不如此便失其中○使
是美異矣○中庸之中本是在過不及之中○大旨在於時
中○上若推其本則自喜怒哀樂未發之中而為時中之
中○未發之中是體時中之中是用中字兼中和言之○
南軒張氏曰中字若統體看是渾然一理也○若散在事
物上看事事物各有正理存焉○君子處之權其所宜
悉得其理乃隨時以處中也○雙峯饒氏曰中庸之理
即率性之謂而天下之達道也○惟君子為能體之中庸
之中○只是時中○如舜用中于民亦只是中之用○問言中
而下及庸何也○曰庸不在中之外○惟其隨時處中所以
可常行而不可易也○東陽許氏曰既曰隨時以處中
又曰中隨時而在○此隨時字含兩意○謂君子每應事之
時各隨其事以處乎中是一曰之間事事皆處乎中也
又同此一事今日應之如此為中○它日應之乃如彼為
中○凡一事各於時宜○君子知其在我故能戒謹不覲恐
懼不聞而無時不中○小人不知有此則肆欲妄行而無

所忌憚矣釋氏曰三山潘氏曰君子致存養
省察之功是以無時而不中。小人放肆而無忌憚是以
與中庸相反。新安陳氏曰前六句已正解此節文義
明白。此又推其本而以知此理為重。如論語三畏章君
子惟知天命於畏天命。小人惟不知天命所以不畏也。
君子惟知此理在我。故能戒懼以存養。此中之體而隨
時以裁處。此中之用。戒懼即畏天命也。小人惟不知有
此理所以縱肆人欲而無忌憚。無忌與戒懼反。無憚與
恐懼反。是即不知天命而不畏者也。魯齋許氏曰時
有萬變事有萬殊而中無定體。當此時則此為中。於彼
時則非中矣。當此事則此為中。於他事則非中矣。是以
君子戒慎恐懼存於未發之前。察於既發之際。大本立
而達道行。故堯舜湯武之征讓不同而於中。三仁之
生一也。明乎此則可論聖賢之時矣。

右第二章 此下十章皆論中庸以釋首章之義
文雖不屬屬而意實相承也。變和言庸者游氏曰

以性情言之則曰中和以德行言之則曰中庸

是也然中庸之中實兼中和之義中庸之中兼已

陳氏曰中和是分體用動靜相對說中庸是兼德
性行事相合說。黃氏曰性情天生底德行入做
底性情人一般德行人不同。雙峯饒氏曰
中庸者道之準的古今聖賢所傳只是此理。子思
所作中庸亦只為發明此二字首章中和是性情
之德而中庸之根本蓋特推其所自來耳。游氏所
謂德即性情之德。中和是也。故曰中庸之中
實兼中和之義。然中和以性情言人心中本然純粹
之德也。中和以義理言天下當然之則不可過亦
不可不及者也。二者雖同此中理而所指各異。故
致中和者則欲其戒懼慎獨以涵養乎性情。誠中
庸者則欲其擇善固執以求合乎事理。二者內外
交相觀之。道也。此十章是聖人立中庸使過者
安而流者息。惟此能思性情之自然而致中和是

以能全德行之也。然中庸之德，其用功惟在立乎敬而已。誠小人則全無主敬之功，且其無忌憚而反中庸也。饒氏以中和片膚二者分折而論，故今文以二者兼貫而論之云。

子曰中庸其至矣乎。民鮮能久矣。鮮上聲下同

過則失中不及則未至。故惟中庸之德為至，然亦人所

同得，初無難事。但世教衰，民不興行，故鮮能之。今已

久矣。論語無能字。北溪陳氏曰：至者天下之理無以加

過與不及皆不可以言至。自末世言之，則過乎則者少。不及乎則者多。學者試以事君之敬事父之孝與人交

之信及已而自省焉。則其至與否可見矣。雙峯饒氏曰：此章言中庸之道非特小人及之而為人亦鮮能之

以起下章之意。格庵趙氏曰：此章無之為德也四字。故下句有能字意。論語是夫子本文。此是子思隱括。

雲峯胡氏曰：此比論語添一能字。惟民氣質偏，故鮮能知能行。仍須看下章許多能字。方見子思之意。鮮能知味是不能知者不能期月守，是不能行者中庸不可能非義情仁熟者不能知不能行。惟聖者能之，是專言聖人知之盡仁之至，故獨能知能行。至於人一能之，百是愚者本不能知能行。後面至誠能盡其性，是能知能行百倍其力，則能行。後面至誠能盡其性，是能知能行能行之至，唯至聖為能聰明睿知，是能知能行。非以行是能行。惟至誠為能經綸天下之大經，是能行。許多能字，則子思此章添一能字，尚有旨哉。

右第三章

子曰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知者過之，愚者不及也。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也。知者之

道者天理之當然也。然則已矣。首章胡氏曰：只是一道字。

智仁勇
開端

物當然之理也。性之德而具於心為下文不可須臾離而此章釋道者天理之當然中而已矣。為下文過不及而言也。然事物當然之理即是天理之當然性之德而具於心亦中而已矣。特異於心者是不偏不倚之中。此是無過不及。知愚賢不肖之過不及則生真之異而失其中也。知者知之過既以道為不足行愚者不及知又不知所以行此道之所以常不行也。賢者行之過既以道為不足知不肖者不及行又不求所以知此道之所以常不明也。三山陳氏曰世之高明洞達視薄物細故若流焉則必不屑為中庸之行如若佛之徒本知者也求以達理而反滅人類非過乎至於昏迷淺陋之人則又蔽於一曲而暗於大理是又不及矣二者皆不能行道世之刻意厲行勇於有為者其操行常高其視流俗汚世若將挽焉則必不復求於中庸之理如晨門荷蓀之徒本賢者也果於潔身而反亂大倫非

過乎。至於闢茸卑汚之人則又安於故常而溺於物欲是又不及矣。二者皆不能明道。○魏峯饒氏曰此章承上二章明小人所以反中庸與眾人所以鮮能中庸者皆以氣質之有偏以起下六章之意。然專以過不及為言似言中而不及庸蓋中即所以為庸非有二也。或問愚者不及知此中不肖者不及行此中費隱章又云夫婦之愚不肖可以與知能行何也。曰彼以夫婦之事言此以道之全體言問賢合屬行知合屬明夫子却交互緣說者何故曰如此則人皆曉得夫子何以曰我知之矣。行道是說道自流行於天下。人多若着了須要見得知行相因說道自著明於天下。人多是着了須要見得知行相因。○新安王氏曰自世俗觀之過疑勝於不及。自道言之其不合於中庸則一也。○雲峯胡氏曰此章分道言之。行道不明而下章曰舜之知言道之所行即回之賢言。道之所不明兼後面欲說知仁勇此章為此三者發端。而道為不足知之過以道為不足行者安於不及不能勉而進取勇也。○東陽許氏曰道不行者知之過與不及道不明者行之過與不及。然矣。然下乃結之曰人莫

言者淺近之言猶以爲新其無遺善可知朱子曰雖淺近亦至理寓焉人之所忽而舜好察之非洞見道體無粗差別不能然也孟子曰自耕稼陶漁以至爲帝無非取諸人者久曰聞善言見一善行若決江河沛然莫之能禦此皆好察邇言之實也伊川先生曰造道深後雖聞常人言然於其言之未善者則隱而不宣其善者則播而不匿其廣大光明又如此則人孰不樂告以善哉朱子曰言之善者播揚之不善者隱匿之則善者善之心廣大光明如此人安得不盡言來告而吾亦安得不盡聞人之言乎○新安陳氏曰隱惡見其廣大能容揚善見其兩端謂衆論不同之極致蓋凡物皆有兩端如小大厚薄之類於善之中又執其兩端而量度反以取中然後用之則其擇之審而行之至矣然非在

我之權度精切不差何從預此此知教之所以無過不及而道之所以行也朱子曰執其兩端而用其中如天便把東西來斟酌看中在那裏○兩端只是箇起止二字猶云起這頭至那頭也自極厚以至極薄極大以至極小極重以至極輕於此厚薄大小輕重之中擇其說之是者而用之乃所謂中若但以極厚極薄爲兩端而中者其中間以爲中則是子莫執中矣中間如何見得便是中蓋極厚者說是用極厚之說極薄者說是用極薄之說厚薄之說厚薄之中說是用厚薄之中之說輕重大小莫不皆然蓋推其說之是者用之不是察其兩端不用而但取兩頭之中者用之也且如有功當賞或說合賞萬金或說合賞千金或說百金或說十金萬金至厚十金至薄也則執其兩端自至厚至薄而精權其厚薄之中合賞萬金便賞萬金合賞千金則只得賞千金合賞千金則賞千金若但去兩頭只取中間則這頭重那頭輕這頭偏多那頭偏少是乃所謂不中矣或曰大小所謂兩端與此同否曰端其兩端是自精至粗自大小自中自至不盡執兩端是

或取也於人者... 兩端而不宣子... 自斯道之不明... 半是半非半善... 人不必為十分... 極薄處他可類... 有以見其精密... 後之不行起於... 聖人下章回之... 於舜則曰擇之... 之至舜之一也... 予何人也有為... 取也於人者... 兩端而不宣子... 自斯道之不明... 半是半非半善... 人不必為十分... 極薄處他可類... 有以見其精密... 後之不行起於... 聖人下章回之... 於舜則曰擇之... 之至舜之一也... 予何人也有為...

正好將顏淵之語
以通看二章云

右第六章 知章言

子曰人皆曰予知驅而納諸罟獲陷阱之中而莫之知辟也人皆曰予知擇乎中庸而不能期月守也

罟網也捕機檻也陷阱坑坎也皆所以擒取禽獸者也

庸即上章字去 問用中之事也期月固反 一月也

陳氏曰... 周一年期月是周一年朕言知禍而不知辟以況能擇而

不擇也... 守不可不擇也

守不可不擇也... 守不可不擇也

守不可不擇也... 守不可不擇也

守不可不擇也... 守不可不擇也

處會心然後... 以言知余也... 所知不可也... 正固二字方訓得貞字... 擇而不能守亦不得謂之知... 詩之有與借上一事譬喻以引起下一事也

右第七章

承上章大知而言又舉不明之端以起

下章也

雲峯胡氏曰此章兩人字蓋借知禍而不上章言舜聖人下章言回賢人此章兩人字象人也上章言舜能擇為知起下章言回能守為仁此章結上

子曰之為人也擇乎中庸得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

曰孔子弟子顏淵名拳拳拳持之貌服猶著也膺

也拳持而著之心曾之間言能守也顏子蓋真知也既能擇能

守如此此行之所以無過不及而道之所以明也

知守之則在乎仁斷之則在乎勇... 是行底意多回擇中章是知底意多用其中者舜也... 乎中庸得一善拳拳服膺而不失者顏子也... 精則中不可得守不以敬則雖欲其一曰而有諸已且... 將不能尚何用之可致哉... 守這心曾之間而黃氏曰道之不明起於賢者之過不肖者... 胡氏曰舜達而賢如顏子而後可以望斯道之明... 人之學所以淵窮而後在下擇乎中庸而弗失於已聖

卷之八

中庸... 陳氏... 此章言仁之意也

子曰天下國家奇功也愛欲可辭也白刃可蹈也中庸不可

均事治也三者亦知仁勇之事天下之至難也陳氏曰

知可辭似仁然皆倚於一偏故資之近而力能勉者皆

足以能之至於中庸雖若易去聲能下元本云然不必

其合於中庸則雖不必皆如三者之難然非義精仁熟

而無一毫人欲之私者不能及也三者難而易中庸易

而難此民之所以鮮聲能也朱子曰中庸便是一箇道理只

於三者做得恰好處便是中庸○三者亦就知仁勇上

說來蓋賢者過之之事只是就其所長處著力去而

不擇乎中庸耳○三者也是知仁勇之事只是不能合中

庸若合中庸便盡得知仁勇○問中庸如何不可能也

只是說中庸之難行急些子便過慢些子便不及所以

難也○北溪陳氏曰三者似知仁勇然亦不必泥說以

仁勇大意只謂國家至大難治也而資稟明敏者能均

之爵祿人所好難却也而資稟廉潔者能辭之白刃人

所畏難犯也而資稟勇敢者能蹈之是三者雖難而皆

可以方為至於中庸乃天命人心之當然不可以資稟

勉強人為之須是學問篤至到那義精仁熟真有以自

勝其人欲之私方能盡得此所以若易而實難也○雲

峯胡氏曰即論語中如管仲一匡天下是天下國家可

均也如晨門荷蓑之徒是爵祿可辭也如召忽死子糾

之難是白刃可蹈也然夫子則以為民鮮能於中庸久

矣蓋深嘆夫中庸之不可能也饒氏謂章句言義精仁

熟似欠勇字意竊謂擇之審者義必精也行之至者仁熟

也不賴勇而裕如者也學者於義必精之於仁必熟之

便是知仁無中之勇故章句於此釋中庸之不可能曰非

亦承上章以起下章

則曰此則所謂中庸之不可能者非有以自勝其人欲

亦第九章

子路問強

子路孔子弟子仲由也子路好譽勇故問強

子曰南方之強與北方之強與抑而強與與平

抑語辭而汝也新安王氏曰夫子嘗患不得中行而與

乎中庸夫子於門人一言一藥如子路者嘗以好勇過

我儆之以兼人抑之以不得其死戒之以死而無悔責

之然其習氣融釋不盡以強為問則行行之勇猶在也

寬柔以教不報無道南方之強也君子居之

寬柔以教謂含容異順以誨人之不及也初報無道謂

橫聲逆之來直受之而不報也南方風氣柔弱故以含

忍之力勝人為強君子之道也朱子曰此雖未是理義

柔以教不報無道亦是箇好人故為君子之事○三山

陳氏曰既曰寬柔何強之云蓋守其氣質而不變是亦

強也○雲峯胡氏曰此君子是之說下文君子乎是說成

衽金革死而不厭北方之強也而強者居之

衽而審三山陳氏曰衽席也席也金戈兵之屬革甲冑直又之屬衽金革如

革皮也聯鐵為鎧甲被之於身如衣衽然故曰衽也

方風氣剛勁故以果敢之力勝人為強強者之事也雙

鏡氏曰陽剛陰柔理之常也而南方風氣反柔弱此方

風氣反剛勁何也蓋陽體剛而用柔陰體柔而用剛如

地至柔而動也剛便見得陰體柔而用剛矣才說風便

是用柔而動也剛便見得陰體柔而用剛矣才說風便

是用柔而動也剛便見得陰體柔而用剛矣才說風便

二味含忍倚以為強曰固是含忍然却以此勝人所謂
柔能勝剛也此亦未是中道若是中道則無道當報亦
只著報所謂以直報怨是也○雲峯胡氏曰南北之強
固皆非中然以含忍勝人猶不失為君子之道以果敢
勝人不過為強者之事道與事二字下得有輕重然南
方豈無果敢者北方豈無含忍者亦不過舉其風氣之
大槩而言耳要之氣質之用小學問之功大南北之強
氣質之偏也下文四者之強學問之正所以變化其氣
質者也

故君子和而不流強哉矯中立而不倚強哉矯國有道不

變遷焉強哉矯國無道至死不變強哉矯

此四者汝之所當強也新安陳氏曰此乃君子之事中

強與矯舉小強貌詩曰矯矯虎臣是也明詩泮水篇云明

德既作泮宮淮夷攸服矯矯虎臣在泮獻馘倚偏著略

反也塞反為則未達也國有道不變未達之所守國無道

不變平生之所守也此則所謂中庸之不可能者非有

以自勝其人欲之私不能擇而守也君子之強孰大於

是陳氏曰此君子指成德之君子夫子以是告子路者

所以抑其氣血之剛而進之以德義之勇也朱子曰和

是中便自不商何必又說不倚蓋柔弱底中立則必敵

倒若能中立而不倚方見硬健問和而不流中立而不

倚夷惠正是如此曰是問惠和而不流甚分明夷如何

是中立不倚處曰如文王善養老他便來歸及武王伐

紂他又自不從而去只此便是他中立不倚處○人多

有所倚靠如倚於勇倚於智皆是他中立不倚處○人

把捉不住久處畢竟又靠取一偏此所以要硬在中立

而無所倚也○問此四者勇之事必如此乃能擇中庸

是安行賢者能擇能守無後乎強勇至此樣資質人則

能擇能守後須用如此自勝方能獨頭徹尾不失○陳
氏曰和則易至於流和光同塵易太軟而流蕩和而不
流方謂之強中立在無所倚弱則易至倒東墜西惟
剛勁底人則能獨立於中而無所倚也國有道達而在
上則不變未達時所守是富貴不能淫國無道窮而在
下守死而不變平生所守是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
○雙峯饒氏曰四者亦有次第一件難似一件中立不
倚難於和而不流國有造不變塞又難於上二者國無
道至死不變即所謂遯世不見知而不悔唯聖者能之
此是最難處南方之強皆是氣之偏處是要勝人下
面君子變字皆是能自勝其氣質之偏○雲峯胡氏曰流
字倚字變字皆與強字相反不流不倚不變三不字有
骨力是謂自強南北以勝人為強其強也純乎義理而出乎風氣
之外此變化氣質之功所以為大也

右第十章章句

子曰素隱行怪後世有述焉吾弗為之矣

素按漢書當作索

山客反

蓋字之誤也

前漢藝文志孔子

述焉吾不為之矣顏師古曰索隱求索隱暗之事

素隱行怪言深求隱僻之理

而過為詭

古委切

異之行

朱子曰深求隱僻如戰國

緯之書便是○三山陳氏曰詭異之行○荀子所謂苟難者於陵仲子中屠狄尾生之徒是也○格庵趙氏曰深求隱僻之理是求知乎人之所不能行然以其是以過為詭異之行是求行乎人之所不能行

欺世而盜名故後世或有稱述之者此知之過而不擇

乎善行之過而不用其中不當強而強者也聖人豈為

之哉

朱子曰索隱是知者過之行怪是賢者過之

君子得道而行半途而廢吾弗能已矣

得道而行則能擇乎善矣半途而廢則力之不足也此

其知雖足以及之而行有不逮當強而不強者也雙峯

曰此智足以擇乎中庸而仁不足以守之蓋君子而未

仁者也舟求自謂說夫子之道而力有不足正夫子之

所謂畫者○雲峯胡氏曰此君子亦是說成德已止也聖人於

泛說下文君子依乎中庸方是說成德已止也聖人於

此非勉焉而不敢廢蓋至誠無息自有所不能止也半問

塗而廢可謂知及之而仁不能守朱子曰只為他知處

不親切故守得不曾安穩所以半塗而廢若大智之人

一下知了千了萬當所謂吾弗能

己者只是見到了自住不得耳

君子依乎中庸遜世不見知而不悔唯聖者能之

不為富隱行怪則依乎中庸已不能半塗而廢是以遜世

不見知而不悔也程子曰素隱行怪是過者也半塗而廢

朱子曰此兩句結上文意依乎中庸便是吾弗為之意

遜世不見知而不悔便是吾弗能己之意○陳氏曰不

將半塗而發矣則此中庸之成德知聲之盡仁之至不賴

勇而裕如者正吾夫子之事而猶不自居也故曰唯

通後聖者能之而已雙峯饒氏曰既曰君子依乎中庸

之依乎中庸未見其為難遜世不見知而不悔方是難

處故曰唯聖者能之○聖人德盛禮恭雖處既聖之地未

嘗有自聖之心也○蔡氏曰此再辨君子之勇而總結之

廢非君子之勇君子之知行怪曰此再辨君子之勇而總結之

知而不悔者是也○雲峯胡氏曰第五章為知仁勇開

端則言知者賢者之過愚者不肖者之不及此章結之

能不可能也此則結之曰唯聖者能之又以前此說解能

知仁兼盡不見知而不悔○新安陳氏曰依乎中庸

右第十一章 以惠引夫子之言以明首章之

義者止此蓋此節大書以知下同仁勇三達德為
入道之門故於篇首即以大舜顏淵子路之事明
之舜知也顏淵仁也子路勇也三者廢其一則無
以造七到道而成德矣餘見形向第二十章潘氏

中庸之道至精至微非知者不足以知之至公
至正非仁者不足以體之其為道也非須臾可離
非一蹴可到故惟勇者然後有以自強而不息焉
大抵知仁勇三者皆此性之德也中庸之道即率
性之謂者也非有是德則無以體是道○雲峯胡
氏曰自第二章至此大要欲人由知仁勇以合乎
中知則能知此中仁則能體此中勇則能勉而進
於此中然夫子於舜之知讚之也於回之仁許之
也於由之勇抑而進之也○雙峯饒氏曰以上十
章論道以中庸為主而氣質有過不及之偏當為

君子之道費而隱費待

費用之廣也

雲峯胡氏曰費字當讀作費用
之費芳味切說文散財用也

隱體之微

也朱子曰道者兼體用該費隱而言也費是道之用隱
是道之所由然而不見處○或說形而下者為費形
而上者為隱曰形而下者甚廣其形而上者實行乎其
間而無物不具無處不有故曰費就其中形而上者有
非視聽所及故曰隱○陳氏曰此章就費隱上說中明
首章道不可離之意○雙峯饒氏曰首章由體以推用
故先中而後和此章由用以推體故先費而後隱蓋中
間十章極論君子中庸之事皆道之用故也○新安陳
氏曰斯道廣大之用昭著於可見而其
體藏於用之中者則隱微而不可見

夫婦之愚可以與知焉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知焉
夫婦之不肖可以行焉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能
焉天地之大也猶有所不周故君子語大下莫能載焉

語小天下莫能破焉

君子之道近自夫婦居室之間遠而至於聖人天地之

所不能盡其大無外其小無內可謂費矣然其理之所

以然則隱而莫之見也朱子曰莫能載是無外莫能破

兩者是中看得一物在若曰無內則是至小更不容破

了。勿軒熊氏曰此章有大小費隱四字大處有費隱

小處亦有費隱。新安陳氏曰全段皆道中之一事及其至而聖人不知不能則舉全體而言

聖人固有所不能盡也朱子曰人精妙處有所不能

便與庸人無異何足為聖人這至只是道之盡處不知

不能是沒緊要底事他大本大根處元無欠缺只是古

今事變禮樂制度便也須學。夫婦之與知能行是萬

分中有一分。聖人不知不能是萬分中欠一分。陳氏

曰可知可能道中之一事是就日用間一事上論如事

親事長之類。東陽許氏曰聖人不能知行非就一事

上說。是就萬事上說。如孔子不如農圃及百工技藝細

瑣之事。聖人豈盡知盡能。若君子之所當務者。則聖人

必知得徹。侯氏曰聖人所不知。如孔子問禮問官之類

行得極。家語觀周篇孔子謂南宮敬叔曰吾聞老聃博古知今

則吾師也。今將往矣。敬叔與俱。至周問禮於老聃。左

傳昭公十七年秋。鄭子來朝。公與之宴。昭子問焉。曰少

昊氏鳥名。官何故也。鄭子曰。吾祖也。我知之。昔者黃帝

氏以雲紀。故為雲師。而雲名。炎帝氏以火紀。故為火師

而火名。共工氏以水紀。故為水師。而水名。太皞氏以龍

紀。故為龍師。而龍名。我高祖少昊摯之立也。鳳鳥適至

於近為民師。而命以民事。則不能故也。仲尼問之。見於

郊。子而學之。既而告人曰。吾聞之。天子失官。學在四夷

尤所不能。如孔子不得位。堯舜病博施之類。問以孔

位為聖人。所不能。祿位壽乃在天者。聖人如何能必得

朱子曰中庸明說大德必得壽乃在天者。聖人如何能必得

其位如何愚謂人所憾於天地如覆敷後九當釋為
不是不能何愚謂人所憾於天地如覆敷後九當釋為
者並同義載生成之偏及寒暑災祥之不得其正者朱
曰道無所不在無窮無盡聖人亦做不盡天地亦做不
盡此是此章緊要意思○雙峯饒氏曰此章就夫婦所
知所能而推之推以至於天地之大先語小而後語大也
大哉聖人之道章從發有萬物峻極于天而後歸禮儀
三百威儀三千先語大而後語小也○新安陳氏曰天
覆而生物地載而成物以天地之無私而生成之物或
有偏而不均者當寒而寒當暑而暑作善降祥作不善
降災正也乃有當寒而不寒當暑而不暑善而不善不
善而不善者是不得其正也是
皆人所不能無憾於天地者

詩大雅旱麓天魚躍于淵言其上下察也專為余

詩大雅旱麓音鹿之篇為鳴鳩脂頰戾至也察著也饒氏

曰察是自然昭著傷是誠之不可揜子思引此詩以明化育流行上下昭

著莫非此理之用所謂費也然其所以然者則非見聞

所及所謂隱也問為飛魚躍必氣使之然朱子曰所以

來若不就為飛魚躍上看如何見得此理問程子云若
說為上面更有天在說魚下面更有地在是如先生
默然微誦曰天有四時春秋冬夏風雨霜露無非教也
地載神氣神氣風霆風霆流形庶物露生無非教也便
以躍果何物也○為飛魚躍亦可見而所以飛所
使得它如此此便是隱○問許多都說費處却不說隱
處所謂隱者只在費中否曰惟是不說乃所以見得隱
在其中舊來多將聖人不知不能處做隱說覺得下面
都說不去且如為飛魚躍亦何嘗隱來○為飛魚
躍無非道體之所在猶言動容周旋無非至理出入語
默無非妙道言其上下一句只是解上面察者
著也言其昭著備滿於天地之間非察察之察詩中之
意本不為此中庸借此兩句形容道體○事地察天地
明察與此上下察察乎天地皆明著之意○三山陳氏
曰有一物必有一理有已然者必有所以然者焉則天

者其致思焉

朱子曰喫不為人處是聖人就此地便見箇天理全體活只是不滯於一隅○替

室陳氏曰大要不欲人去昏默窈冥中求道理處處平

平會得時多少分明快活○問如何是喫緊為人處雙

峯饒氏曰以道體示人也觀鳶魚而知道之費而隱猶

觀川流而知道體之不息○雲峯胡氏曰道體每於動

處見本自活潑潑地聖賢教人每欲人於動處用力亦

是活潑潑地為飛魚躍道之自然本無一毫私意勿忘

勿助學若體道之自然亦着不得一毫私意○新安陳

氏曰章句引程子說蓋前面已說得文義分曉了恐人

只容易讀過故引此語使讀者更加涵泳又恐枝葉

太繁則本根漸遠故引而不發使學者於此致思焉

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及其至也察乎天地

結上文

朱子曰君臣父子人倫日用無所不該特舉夫婦而言以見其尤切近處○夫婦人倫之至

親至密者也人之所為蓋有不可以告其父兄而悉以

告其妻者人事之至近而道行乎其間非知幾謹獨之

君子其孰能居室之間新安陳氏曰總結上文謂君子之

道始乎夫婦居室之間及其極至則昭著乎天高地大

之造端夫婦結夫婦與知能行及語小莫能破數句

察乎天地結聖人不能知行及語大莫能載包到為魚

上下察處該括盡矣人苟知道造端乎夫婦則見

道之不可離而男女居室之間有不敢忽者矣

右第十二章子思之言蓋以申明首章道不可離之

意也其下八章雜引孔子之言以明之

雙峯饒氏曰始言中和以

見此道管攝於吾心次言中庸以見此道著見於事

物此言費隱以見此道克塞與天地知此道之管攝於

吾心則存養省察之功不可以不盡故以戒懼謹獨

不加故以知之著見於事物則致知力行之功不可以

力行之功不知仁勇言之知自達道不遠以極於達孝

又曰費隱是申道不可離之意然道不可須臾離是

無時不然君子之道費而隱是無物不可須臾離是

故德欲其久無物不有故業欲其廣德欲其久故敬

以直內之功由動而靜由靜而動不可須臾間敬

戒謹不睹恐懼不聞而慎獨是也業欲其廣故義以

方外之功自近而遠而小若六不亨毫髮放造端

夫歸至達乎諸侯也夫及廢人是也。此章論道之費隱小者以為下七章之綱領。

子曰道不遠人。人之為道而遠人，不可以為道。

道者率性而已。固衆人之所能知能行者也。故常不遠

於人。若為道者厭其卑近，以為不足為而反務為高遠

難行之事，則非所以為道矣。朱子曰：此三句是一章之

句。然緊要處又在道不遠人一句。人之為道之為如為

仁由己之為，不可以為道。如克己復禮為仁之為。黃

氏曰：率性之謂道。道何嘗遠人。此人字兼人已而言。自

己觀之，便具此道。自人觀之，人亦具此道也。又曰：此指

以為道之人，已身而言。已之身便具此道。又豈可遠此身

以為道。陳氏曰：此道常昭著於日用人事之間。初無

高遠難行之事。若欲離人事而求之高遠，便非所以為

道。始老莊言道在太極先之類，無非高遠。此三句語脈

猶道不可離之為道。非道之謂。雙峯饒氏曰：道不遠人，

以道言也。人之為道而遠人，不可以為道。以學道者言

猶言謂之道。

詩云：伐柯伐柯，其則不遠。執柯以伐柯，睨而視之，猶以為

遠。故君子以人治人，政而止。睨，視也。反。

也。遠人之人，是指衆人。人之為道之人，是指為道之人。

○雲峯胡氏曰：上章言性無不在其廣大也。於此章

言率性只在人倫日用之間，其篤實也。又如此。○東陽

許氏曰：人之為道而遠人，此為字重。猶言行道不可以

為道。此為字輕。

猶言謂之道。

詩函悲中。風伐柯，哥之篇。柯斧柄，則法也。睨，邪視也。言

人執柯伐木，以為柯者，彼柯長短之法，在此柯耳。然猶

有彼此之別。彼列反。故伐者視之，猶以為遠也。若以人

治人，則所以為人之道，各在當。去聲。人之身初無彼此之

別。故君子之治人也，以其人之道，遠治其人之身。其

人能改即止不治蓋亦之以其所不能行非欲其遠
人以為道也張子所謂以眾人望人則易去聲從是也程

曰執柯伐柯其則不遠人猶以為遠君子之道本諸身
發諸心豈遠乎哉道初不遠於人之身人之為道而不
近求之於其身尚何本均為道故有伐柯視之譬知道
之不要全在道不遠人與已本均為道故有伐柯視之
只是不曾依得這道理却做從不是道理處去如人
孝他本有此孝他却未曾行得這孝却亂行從不孝處
去君子治之非是別討箇孝去治他只是與他說你這
箇不是孝矣不是將別人底道理治他我但因其自然
改即是孝矣不是將別人底道理治他我但因其自然
者還以治之而已及我自治其身亦不是將他人底道
所以說執柯伐柯其則不遠執柯以伐柯不用更別去
討法則只那手中所執者便是則然執柯以伐柯視而
初無彼此之別故中庸一書初問便說天命之謂性率

性之謂道只是說人人各具此箇道理無有不足故耳
從上頭說下來只是此意○君子以人治人改而止如
水本東流失其道而西流從西邊渡障得歸來東邊便
了○陳氏曰能改即止不以高遠難行底責他只把他
能知能行底去治他○蒙齋袁氏曰不曰我治人而曰
以人治人我亦人耳道不離吾身亦不離各人之身吾
有之比也人亦有過焉能改則取則責人己甚違天則
故曰忠恕違道不遠○潛室陳氏曰衆人即天生烝民
凡厥庶民之謂道只將他共有底道理治他乃天生烝
之類若以蠢蠢昏昏者為衆人非張子意○雲峯胡氏
曰衆人同此性即同此當然之則以衆人望人不敢遽
以聖人責人也章句分三節皆提起不遠人為道第二節
言已之施於人者不遠人以爲道第三節言雖聖人所
以責之已者亦不遠人以爲道也○東陽許氏曰柯有
彼此之異尚猶是遠道在人身而不可離之耳行道者
不假外求治人
者無外求加

忠恕違道不遠施諸已而不願亦勿施於人

盡已之心為忠推已及人為恕違去也如春秋傳聲齊

師違穀七里之違言自此至彼相去不遠非背佩而去

之謂也左傳哀公二十七年晉荀瑶帥師伐鄭次于

穀七里穀人不知及濮水名智伯聞之乃還曰道即其

不遠人者是也此章以道不遠人為綱施諸已而不願

亦勿施於人忠恕之事也朱子曰忠者盡己之心無少

有一毫不盡須是十分盡得方始是盡若七分盡得三

分未盡也是不忠恕者推已及物各得所欲知得我

折便是推已及物問此只是恕如何作忠恕說曰忠

恕兩箇離不得方忠時未見得恕及至怨時忠行乎其

間施諸已而不願亦勿施於人非忠者不能也○廿溪

陳氏曰忠是就心說是盡已之心無不真實者怨是就

待人接物處說只是推已之真實者以及人物而已

○東陽許氏曰行道之方惟在忠恕自此行之則可至

中庸之道故曰違道不遠施諸已而不願亦勿施於人

推己之怨也然非忠為本則亦無可推者矣蓋忠以此

之全體言怨就每事上言所接之事萬有不同皆自此

心而推然應一事持盡己之心推之則心之全體却又

只在施諸已而不願亦勿施於人忠恕之事也章句以已

亦曰施諸已而不願亦勿施於人忠恕之事也章句以已

之心度徒洛人之心未嘗不同則道之不遠於人者可

見故已之所不欲則勿以施於人亦不遠人以為道之

事黃氏曰此即己之身而得待人之道待人張子所謂

以愛己之心愛人則盡仁是也問論語中庸言忠恕不

言違道不遠是也見學者事忠恕工夫到底只如此曾

子取此以明聖人一貫之理再若聖人之忠恕只說得

誠字與仁字蓋字推字用不得若學道不遠是也自是
日端說此貫之說又曰勿者禁止之辭豈非學論語
則曰一貫之道豈非聖人事○問到得忠恕已處
如何云違道不遠曰仁是道忠恕正是學下工夫處
施諸已而不願亦勿施於人子思之說正是借這箇說維
之道忠恕而已矣却不是德地曾子只是借這箇說維
純亦不已萬物各得其所便是聖人之忠恕施諸已而
不願亦勿施於人便是學者之忠恕○凡人責人處急
責已處緩愛已則急愛人則緩若拽轉頭來便自道理
流行○潛室陳氏曰此因怨而言仁耳怨是求仁之事
推愛己之心以愛人怨者之事也以愛己之心愛人仁
者之事也○忠恕違道不遠轉一過即仁矣故張子以仁
言○雙峯饒氏曰道是天理忠恕是人事天理不遠於
人事故曰道不遠人人事盡則可以至
天理故曰忠恕違道不遠其理甚明

君子之道四丘未能一焉所求乎子以事父未能也所求

乎臣以事君未能也所求乎弟以事兄未能也所求乎朋
友先施之未能也庸德之行庸言之謹有所不足不敢不
勉有餘不敢盡言顧行行顧言君子胡不慥慥爾子臣弟友四字絕句
求猶責也道不遠人凡已之所以責人者皆道之所當
然也故反之以自責而自脩焉黃氏曰此即人之身而
初不難見觀其責人者而已庸平常也行者踐其實謹者擇其可德
不足而勉則行益力言有餘而訥難也則謹益至謹之
至則言顧行去聲行顧言行同矣行之力則行顧言矣慥慥
篤實貌言君子之言行如此豈不慥慥乎贊美之也凡
此皆不遠人以為道之事三山陳氏曰人之言常有餘行常不足言顧行則言之有

餘者將自損行願言門行之不足者將自勉此章語若
雜出而意賅貫通反復於人已之間者詳盡明切而有
序其歸不過致謹於張子所謂以責人之心責已則盡
言行以盡其實耳
道是也朱子曰未能一焉固是謙辭然亦可見聖人之
人責子必欲其孝於我然不知我之所以事父者曾孝
否乎以我責子之心而反推已之所以事父此便是則
也所求乎臣以事君未能也常人責臣必欲其忠於我
然不知我之所以事君者盡忠否乎以我責臣之心而
反之於我則其則在此矣又曰事父未能須要如舜之
事父方盡得子之道事君未能須要如周公之事君方
盡得臣之道若有一毫不盡便是道理當然自是住不
得○南軒張氏曰此章大意謂道雖不遠人而其至則
聖人亦有所不能而實亦不遠於人故君子只於言行
上篤實做工夫此乃實下手處○格庵趙氏曰我之所
望於人者即我之所當自盡之則不是將他人道理來治
我蓋以得於天之所同然者而自治其身耳○雙峯饒
氏曰施諸已而不願二句是恕之事君子道四十一節是

忠之事所以為怨之本者也忠為怨之本先論勿施於
人而後反之以責其所以盡已者語意尤有力大學自
明明德於天下而反推之至於誠身明善皆此意致知中庸自獲上
治民而反推之至於誠身明善皆此意○朱氏神曰言
未能者欲先盡已也盡已則怨可推矣○雲峯胡
氏曰論語說忠恕是曾子借此二字形容聖人至妙處
此則是子思就此二字說歸聖道至實處推愛已之心
愛人推已及物之恕也而忠即行乎其間以責人之心
責已發已自盡之忠也而恕即不外乎此君臣父子兄
弟朋友之倫人人性分之所固有者而曰丘未能一焉
亦曰吾之反求諸己未能如其所以責人者爾學者之
心常如聖人以為未能則必深體而力行之惟恐庸言
之不謹而言未能顧其行惟恐庸德之未行而行未能
顧其言此皆盡已之心而怨之本也饒氏謂夫子責已
以勉人前四語是責人
已庸德以下是勉人

右第十三章 道不遠人者夫婦所能立未能一
者聖人所不能督費也而其所以然者則至隱存

焉下章放上聲與此雙峯饒氏曰此章實承上章

遠求道故此章說道不遠人上章以費隱明道之

體用而此章以忠恕違道不遠繼之以明學者入

道之方蓋即夫子告曾子以一貫而曾子告門人

以忠恕之意也意子思得其傳於曾子而於此發

明之歟○新安陳氏曰丘未能一固聖人謙辭然

實足以見聖人愈至而愈不自至之誠如朱子所

謂必如舜之事父周公之事君方為盡

道語其極誠聖人所不敢自以為能也

君子素其位而行不願乎其外

素猶見下同反在也素如今人言言君子但因見在所居

之位而為其所當為無慕乎其外之心也此二句一章

之應

素富貴行乎富貴素貧賤行乎貧賤素夷狄行乎夷狄素

患難行乎患難君子無入而不自得焉去聲

此言素其位而行也此漢陳氏曰素富貴行乎富貴如

素貧賤行乎貧賤如舜之飯糗茹草若將終身是也

如孔子曰天未喪斯文匡人其如予何是也

如子生而不自得惟為吾之所當為而已○陸氏曰

四者之中只有富貴是順境三者皆逆境上言四事

下言在位則貧賤如夷狄共忠宣事問入字是入四者之中

陪於夷狄則如蘇武共忠宣事問入字是入四者之中

曰入字則上四者皆其隨其所入而樂存焉○

氏曰順居一逆居三以見人少有不憂憂者君子

順逆皆一也

在上位不陵下在下位不援上正己而不求於人則無怨

上不怨天不尤人

此言不願正其外也。吾曰：居則不教，教於上，則反自責於己。初無求取於人之心，自然無怨。若有人不責，則充天而不可見。君子望於天之心，無求取於人，而人不知，則充天。有君子無責望於天之心，無求取於人，而人不知，則充天。有君子無責望於天之心，無求取於人，而人不知，則充天。

故君子居易以俟命，小人行險以徼幸。

居易地也。居易，素位而行也。俟命，不願乎外也。問

子居易，俟命與大易樂天知命，似否。潛室陳氏曰：居易，中平易所居而安素位而行也。富貴，微聖求也。幸，諸所不當得而得者。朱子曰：言強生意智取所不當得。其分之所當得，故無怨。充險者，反中庸也。微幸者，求其理之所不當得，故多怨。充

子曰：射有似乎君子，失諸正鵠，反求諸其身。正音征，鵠音胡。卦

畫反。布曰：正，棲皮曰鵠，皆侯之中射之的也。詩傳：侯而設鵠，實射則張布侯而設正。○雙峯饒氏曰：正乃是鵠取革置於中正，則畫於布以爲的。子思引此孔子之言，以結上文之意。陳氏曰：射有不得，反求諸己，蓋以證上

文正已而不求於人，是亦不願乎其外之意也。

右第十四章 子思之言也。凡章首無子曰字者

放此章，雙峯饒氏曰：上章道不遠人，是就身上說。此位是此身所居之地，猶未甚遠。下章言行遠，登高卑近可以至於高遠，迤邐放開去。

君子之道辟如行遠，必自邇，辟如登高，必自卑。

辟管同

新安陳氏曰承上章言道無不在而此道則有

詩曰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兄弟既翕和樂且耽宜爾室家

樂爾妻帑好去聲耽詩作湛亦音耽樂音洛

詩小雅常棣之篇鼓瑟琴和也翕亦合也耽亦樂也帑

與琴子孫也

子曰父母其順矣乎

夫子誦此詩而贊之曰人能於妻子宜於兄弟如此

則父母其安樂之矣子思引詩及此語以明行遠自

邇登高自卑之意三山陳氏曰行遠自邇登高自卑

明之特舉一事而言耳。雙峯饒氏曰行遠自邇皆然引詩以

琴瑟故能宜爾室家惟兄弟既翕和樂且耽故能樂爾
妻孥室家宜妻孥樂皆下而事父母順是上而事欲上
面順須下而和始得即行遠自邇登高自卑之意。新
安陳氏曰兄弟妻子之間日用常行之事道無不在不
可忽其為卑近雖高遠實自於此堯舜之道孝弟而已
正此意也子思引詩及夫子贊詩話蓋偶指一事而言
非以自邇自卑之義為止於此詩所云而已也

右第十五章雙峯饒氏曰自道不遠人而下至此凡

陽許氏曰此章專言行道必自近始未有目前日

用細微處不合道而於遠大之事能合道者也君

子之道修其理勢必當如行此而謹其庸德庸言次

十四章修已治人必恕以行之而謹其庸德庸言次

子曰鬼神為德其盛矣乎

道中言始家則

鬼神言其用易曰鬼神之情狀情即性情狀即功效也
鬼神生長斂藏是孰使之然他性情如此若生而感
而成長而成夏斂而成秋藏
視之而弗見聽之而弗聞體物而不可遺

鬼神無形與聲然物之終始莫非陰陽合散之所為辯
陳氏曰陰陽之合為物之終始其為物之體而物之所不
始陰陽之散為物之終

能遺也其言體物猶易所謂幹事問體物而不可遺宋
入其理便忽裏去也是這陰陽包羅天地也是這陰陽
有是一物便有一氣有是氣便有是理無非實者○天下
豈有一物不以此為體天地之所為者是以鬼神雖無形
之消息變化無一非鬼神之所為者是以鬼神雖無形
聲而適體乎萬物之中物莫能遺也○此三句指鬼神
之德而言視不見聽不聞無形聲臭味之可聞可見
固然體物而不遺則甚昭然非有體之者而後謂體物者
固非先有是物而後體之亦非有體之者而後謂體物者

萬物之體即鬼神之德猶云無闕遺滲漏蓋常自洋洋
無物矣所謂不可遺者猶云無闕遺滲漏蓋常自洋洋
生活不間乎晦明代謝也物之取散始終無非二氣之
往來伸屈是鬼神之德為物之體而無物能遺之也○
不見不聞此正指隱處如前後章只舉費以明隱○雙峯
饒氏曰前章詳於費而不及隱引而不發之意也此章
推隱而達於費以發前章未發之意也然弗見弗聞已
足以形容其隱矣而復以體物而不可遺言者明隱非
空無之謂也故下文不言微之顯而復以誠之不可揜申
之明隱之所以不能不費者正以其實理之不可揜故
也又曰道是形而上者鬼神是形而下者此章即鬼神
之費隱以明道之費隱言觀鬼神而體至隱而其用至
費如此則道之用所以至費者豈非有至隱而為之體
乎○宋氏伸曰視弗見聽弗聞德之微也體物不可遺
猶真為事之幹故乾卦文言曰鬼神為物之體故此曰
天體物而不遺猶仁體事而無不在也味其語意可互相發明

使天下之人齊明盛服以承祭祀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

其左右皆反

齊音齊同之為言齊也所以齊不齊而致其齊也出禮

統篇謂齊其不齊之明猶潔也明潔其心○陳氏曰齊

思慮以極致其齊也洋洋流動克滿之意能使人畏敬奉承而

發見形同反昭著如此乃其體物而不可遺之驗也洋問

此朱子曰固是然亦須自家有以感之始得○雙峯饒

氏曰使天下之人使字最好看見得他靈處○陳氏曰

承祭祀如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大夫祭五祀士祭其

先之類隨所當祭者誠敬以集自家精神則彼之精神

亦集便洋洋流動克滿如神在焉○新安陳氏曰此章

自體物而不可遺以上所說鬼神所包甚闊凡天地造

化日月風雨霜露雷霆四時寒暑晝夜潮水消長草木

生落人生血氣盛衰萬物生死無非鬼神自使人齊明

以下方是就無所不包之鬼神中提出所當祭祀之鬼

神來說見得鬼神隨祭而隨在流動克滿昭著發見無

所不在所謂體物而不可遺者豈不可駭之於此哉○

東陽許氏曰如在上如在左右此是於祭祀時見體物

不可遺處所以章句言乃其體物不可遺之驗○前以

天地造化二氣一氣言是言鬼神之全後所謂承祭祀

者如天神地示人鬼及諸祀亦皆鬼神却是從全體中

指出祭祀者使人孔子曰其氣發揚于上為昭明君音

因此識其大者蒿悽愴初亮此百物之精也神之著也禮記祭義篇孔

語神之正謂此爾朱子曰鬼神之露光景是昭明其氣蒸

然如漢書所謂神君至其風颯然之意是悽愴○問鬼

神章首尾皆主二氣屈伸往來而言而中間洋洋如在

其死氣似與其氣發揚于上為昭明君蒿悽愴此乃得來

便是伸祖宗氣只存在子孫身上祭祀時只是這氣便

不是伸此便不是神之著也

詩曰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知可射思度符洛反射音亦詩作數

詩大雅抑之篇格來也矧况也射厥也直厥怠而不敬

也思語辭陳氏曰言神明之來視不見聽不聞皆不可得而測度矧可厭數而不敬乎

夫微之顯誠之不可揜如此夫夫音扶

誠者真實無妄之謂也此誠字指鬼神陰陽合散無非實

者故其發見之不可揜如此延平李氏曰中庸發明微

爾○朱子曰鬼神只是氣之屈伸其德則天命之實理

所謂誠也○鬼神主乎氣為物之體物主乎形待氣而

生蓋鬼神是氣之精英所謂誠之不可揜者誠實也言

鬼神是實有者也屈是實屈伸是實伸合散無非實者

故其發見昭昭不可揜如此○上下章皆地說忽揜

段鬼神洋洋如在未稱只說微之顯誠之不可揜如此夫

○陳氏曰此理雖隱微而甚顯以陰陽之性來屈伸皆

是真實而無妄所以發見之不可揜如此詩云三句視

弗見聽弗聞意微之顯誠之一字方見於此蓋為自此

意○雙峯饒氏曰中庸誠之一字方見於此蓋為自此

以後言誠所以然也後章誠字即此章誠字是以貫眾費而

是費之所以然也後章誠字即此章誠字是以貫眾費而

中庸一書之德也皆於此章見之○雲峯胡氏曰誠字

宋李邦直始謂不欺之謂誠徐仲車謂不息之謂誠至

子程子始曰無妄之謂誠朱子又加以真實二字誠至

之說盡矣六經言誠自商書始矣鬼神者造化陰陽之

氣誠者即造化陰陽之誠其旨微矣鬼神者造化陰陽之

體誠者即造化陰陽之誠其旨微矣鬼神者造化陰陽之

體誠者即造化陰陽之誠其旨微矣鬼神者造化陰陽之

體誠者即造化陰陽之誠其旨微矣鬼神者造化陰陽之

體誠者即造化陰陽之誠其旨微矣鬼神者造化陰陽之

顯處以示人。人之神明盛則與神之齊明相接。章句謂
之者。洋洋如在。鬼神精爽直與天之齊明相接。章句謂
此即其體物而不可遺之驗也。蓋前此所謂鬼神無所
不包。此又就無所不包之中。提出當祭祀之鬼神來。說
是又指鬼神之曰。微之最顯。顯示人。然此其顯也。必有所以顯
者。未斷之曰。微之最顯。顯示人。然此其顯也。必有所以顯
形。使於天下。然一物如之。何其體之於天下。凡物之終始。莫
非陰陽合散。然一物如之。何其體之於天下。凡物之終始。莫
後世。此理不。明有所為。而陰陽合散。莫非真實。無妄之理。
命之。何怪誕。不。經。至此。哉。嗚呼。使天下後世。而皆知天
老。氏。之。無。者。非。誠。矣。朱。子。以。為。憂。之。也。深。而。慮。之。也。遠。信。哉。
幻。妄。者。非。誠。矣。朱。子。以。為。憂。之。也。深。而。慮。之。也。遠。信。哉。
○新安陳氏曰。未二句。又該貫上章首五句。去雖祭
祀。而發。不止。為。祭祀。言。也。視。弗。見。聽。弗。聞。鬼。神。之。妙。雖。祭
無。形。而。難。知。其。為。體。物。而。不。可。遺。則。顯。著。而。可。見。微。字
與。誠。字。對。顯。字。與。不。可。掩。對。自。其。妙。言。之。曰。微。自。其。實
言。之。曰。誠。鬼。神。之。德。誠。而。已。矣。實。有。是。理。故。實。有。是。陰
陽。之。氣。實。有。是。氣。則。實。有。是。鬼。神。其。所。以。為。物。之。體。而

不可遺其所以洋洋如在之發見顯著而不可掩者
無非以其實故也。鬼神之神。豈有出於誠之外者哉。

右第十六章

不見不聞隱也。體物如在。則亦費

矣。此前三章以其費之小者而言。此後三章以其

費之大者而言。此一章兼費隱包大小而言。曰。此

前三章說費之小處。言曰。用之間。道無不在。此後
三章說費之大處。言曰。至近而放乎至遠。中間
此。一。章。以。鬼。神。之。微。顯。明。道。之。費。隱。而。包。大。小。之
義。所。以。發。上。章。未。發。之。蘊。而。貫。前。後。六。章。之。指。且
為。下。文。諸。章。之。論。誠。者。張。本。也。○新安陳氏曰。前
章。非。小。也。以。後。章。校。之。則。前。章。之。身。位。與。家。比。後
章。之。大。關。天。下。萬。世。則。為。小。耳。包。大。小。者。體。物。而
不。可。遺。總。而。言。之。所。該。甚。大。即。一。物。言。之。亦。鬼。神
實。為。之。體。茲。非。小。歟。以。承。祭。祀。夫。子。祭。天
地。大。也。土。庶。所。祭。亦。是。祭。祀。又。非。小。歟。

子曰。舜其大孝也。與。德為聖。孝為天子。富有四海之內。

宗廟饗之子孫保之聲與平

子孫謂虞思陳胡公之屬舜子孫不止乎此故以之屬
夏后少康逃奔有虞虞思於是有田一成方十里有衆一旅
也姚虞姓而邑諸綸邑名有田一成方十里有衆一旅
五百人○襄公二十五年曰子產之言昔虞闕父為周
陶正以服事我先王我先王賴其利器用也與其神明
之後也胡庸以元女大姬配而封諸陳以備三恪周封夏
女也胡庸又封舜後皆以示敬而已故謂之三恪則我
周之自出至于今是賴○西山真氏曰舜以聖德居尊
位其福祿上及宗廟下延子孫所以為大孝舜所知孝
而已祿位名壽天實命之非舜有心得之也○宣氏曰
書孟子論舜之孝言孝之始指事親之實也中庸言孝
之終發明其功用之大也○新安陳氏曰孟子稱舜為
大孝以親底豫天下化言此稱舜為大孝以德為聖人
尊為天子富有四海之內宗廟饗之子孫保之言何也
常人使人稱願然曰幸哉有子如此尚謂之孝舜
德為聖人而能尊富饗保如此豈不可為大孝乎

故大德必得其位必得其祿必得其名必得其壽

舜年百有十歲書舜典舜生三十徵庸三十在位五十
壽乃理之常然獨孔子有德而不得位祿與壽惟得聖
人之名耳此乃氣數之變仁山金氏曰此所謂聖人所
不能也然為教無窮而萬世享之
子孫保之此又大德必得之驗也

故天之生物必因其材而篤焉故栽者培之傾者覆之

材質也篤厚也栽植也氣至而滋息為培氣反而游散
則覆朱子曰因其材而篤焉是因其材而加厚○物若
扶植種在土中自然生氣湊泊他若已傾倒則生
氣無所附着從何處來相接如人疾病若自有生氣則
藥力之氣依之而生氣滋長若已危殆則生氣流散而
不復相湊矣○永嘉薛氏曰天人之應至難言也而聖
賢常若有可以必之論曰積善之家必有余慶積不善之
家必有余殃○今日大德而謂之必得其位必得其祿與
名壽聖賢何若是為必然論而亦豈能盡取必於天

哉。天之生物必因其材。而厚焉。其本固者。雨露必
滋培之。其本傾者。風雨必顛覆之。其培之也。非恩之也。
其覆之也。非害之也。皆理之必然者也。○新安陳氏曰。
以理言。則必然。以數言。則或必然。或不然。理者。其常而數者。
其變也。

詩曰。嘉樂君子。憲憲令德。宜民宜人。受祿于天。保佑命之

自天申之。

詩大雅假樂。洛音之篇。假當依此作嘉。憲當依詩作顯。申

重聲也。雙峯饒氏曰。栽培傾覆。只將天之生物。喻天之
申之。便是栽培。○東陽許氏曰。可嘉可樂之君子。其令善
之德。顯顯昭著。宜於人民。故受天之祿。而為天下之主。
既受天祿矣。而天又保之。佑之。復申重之。其所以反覆
眷顧之者。如此。又重明上文大德必得四者之一節也。

故大德者必受命

受命者受天命為天子也

問舜之大德。受命正。是為善

培傾覆何也。朱子曰。只是一理。此亦非有物使之然也。但
物之生時。自節節長。將去恰似有物扶持他。及其衰也。
則自節節消磨。將去恰似有物推倒他。理自如此。惟我
有受福之理。故天既佑之。又申之。董仲舒曰。為政而宜
於民。固當受祿于天。他說得自有意思。○陳氏曰。孔子
德與舜同。而名位祿壽。乃與舜反何也。蓋有舜之德。而
必得其應者。理之常也。聖人之生。實關天地大數。天地之氣。
自伏羲至堯舜。正是長盛時節。堯舜稟氣清明。故為聖
人。又得氣之高厚。所以得位得祿。又得氣之長遠。所以
得壽。周衰。以至春秋。天地之氣。數已微。雖孔子亦稟
氣清明。本根已栽。植然。適當氣數之衰。雖培植之。而不
可得。所以不得祿位。僅得中壽。蓋理之不得其常也。○
雲峯胡氏曰。前言父母之順。在於兄弟。樂妻帑。不
目前之事。費之小者也。此言孝之大。在於宗廟饗子孫。
保則極其流澤之遠。費之大者也。前言費之小。則曰。居
易以俟命。學者事也。此言費之大。則曰。大德必受命。聖
人事也。裁者。培之。是言有費者。天必厚其德。可為居易

者勸頌者覆之是言不積者天必厚其毒可為行險者
戒矣所引詩專為裁者言之而言也○新安陳氏曰必
者然者此一句總結上文意○東陽許氏曰自舜其大
孝至子孫保之一節言舜之事實自故天之物至覆之一節言
壽一節言理之必然自故天之生物至覆之一節言
善惡之應所以必至後引詩又證有德
之應如此故以大德者必受命結之

右第十七章

此由庸行

推之以極其

至新安陳氏曰大孝也德為見道之用廣也而其

所以然者則為體微矣後二章亦此意

子曰無憂者其惟文王乎以王季為父以武王為子父作
之子述之

此言文王之事書言王季其勤王家蓋其所作亦積功

累魯水仁之事也海陵胡氏曰舜禹父則瞽瞍堯舜子

郭氏曰憂勤者文王也無憂者後人之言文王也○兼山
峯胡氏曰文王父作子述人倫之常也舜之父子人倫
之變也舜惟順於父母可以解憂
此所以曰無憂者其惟文王也

武王贊大王王季文王之緒遺戎衣而有天下身不失天

下之顯名尊為天子富有四海之內宗廟饗之子孫保之

大音 下司 奏

此言武王之事續作管繼也大王王季之父也書云大

王肇基王迹詩云至于大王實始翦商書武成篇王若曰

建邦啓土公劉克篤前烈至于大王肇基王迹王季其
勤王家○詩閔宮篇后稷之孫實維大王居岐之陽實
始翦商至于文武續大王緒業也戎衣甲冑之屬壹戎
之始致天之福于牧之聖

衣武成文。言壹著。陟畧。衣以伐紂也。之顯名與必得
其各須有些等級不同。朱子曰。看來也是有些異。如堯
舜與湯武。真箇爭分數。有等級。只看聖人說。謂韶盡美
矣。又盡善也。謂武盡美矣。未盡善也。處便見。三山陳
氏曰。周家之業。自大王遷岐。從如歸市。是時人心天意
已。有為王之基。武王一撥戎衣。以有天下。此蓋天命人
心之極。不得而辭者。○蔡氏曰。大王雖未有翦商之志。
然大王始得民心。王業之成。實基於此。○問孔子於舜
言。必得其名。於武王言。身不失天下之顯名。語意似有
斟酌。雙峯饒氏曰。反之不若性
之純。征伐不若揖遜之順。

武王未受命。周公成文武之德。追王大王王季。上祀先公。
以天子之禮。斯禮也。達乎諸侯。大夫及士庶人。父為大夫。
子為士。葬以大夫。祭以士。父為士。子為大夫。葬以士。祭以
大夫。期之喪。達乎大夫。三年之喪。達乎天子。父母之喪。無

貴賤一也。追王之去聲

此言周公之事。未猶老也。追王蓋推文武之意。以及中

王迹之所起也。新安陳氏曰。蓋者疑辭。以意推之。先公

組紉。紉。反。古。暗。以上至后稷也。史記周本紀。后稷別姓姬

辛。子。鞠。陶。立。鞠。陶。卒。字。公。劉。立。公。劉。卒。字。慶。節。立。國。於

豳。慶。節。卒。字。皇。僕。立。皇。僕。卒。字。美。弗。立。美。弗。卒。字。鬻。鬻。於

立。豳。陶。卒。字。公。非。立。公。非。卒。字。高。圍。立。高。圍。卒。字。亞。圍。

立。亞。圍。卒。字。公。叔。祖。類。立。公。叔。祖。類。卒。字。古。公。宜。父。立。

乃。大。王。之。父。也。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禮。又推大王

季之意。以及於無窮也。禮所謂葬。以上祀先公。以天子之

朱子曰。然周禮祀先王。以麥。冕。衾。衾。先公。以鷩。冕。則祀先

公。依舊止。用諸侯之禮。鷩。冕。衾。衾。先公。以鷩。冕。則祀先

與諸侯不同。天子之燕。天子之服。雖諸侯同。是。天子祭

與諸侯不同。天子之燕。天子之服。雖諸侯同。是。天子祭

窮謂自大王以上及乎所無窮盡直至於后稷也無制

為禮法以及天下使葬用死者之爵祭用生者之祿喪

服自期居之以下祭禮此言喪服禮諸侯絕大夫降

而父母之喪上下同之推已以及人也上只是親親而

長之意到同又添得許多貴貴底禮數如始封之君不

臣諸父昆弟封君之子不臣諸父而臣昆弟期之喪天

子諸侯絕大夫降然諸侯大夫尊同則亦不絕不降降

諸世所未備許多降殺貴貴底禮數凡此皆天下之大經

公陳氏曰周公推文武大王王季之意推已以及人先

此章言文武周公能盡中庸之道○山陰陸氏曰經不

言追王文武者以上言周公成文王之禮夏商未有武

王與焉故也○新安王氏曰追王之禮夏商未有武

晚而受命初定天下追王及於文考至周公因文王之

孝武王之志追王上及大王王季不言武王追王者禮

制定於周公故也大王以上追王不及而武成稱后稷

為先王蓋史官刑潤之辭然追王止於三王而祀用天

子之禮則上及先公蓋喪從死者祭從生者天下之達

禮也父為大夫葬以士而祭以大夫而祭以士非賤也父

為士子為大夫葬以士而祭以大夫非僭也武王為天

子則祭先公用天子之禮其義當然祭禮殺於下而上

致其隆喪禮詳於下而上有所畧若夫父母之喪則自

天子至於庶人賤無加隆貴無降殺孟子所謂三代共

之者也○潛室陳氏曰伸情於父母獨三年之喪上達

於天子其他各有限節等衰不可盡伸也○雲峯胡氏

曰周家自大王以至周公世世修德古所無也周公追

王之禮持以義起古所無也所以中庸特表而出之此

段須看章句推字與及字周公推文武之意以及大王

王季於是始行追王之禮又推大王之意以及組緇以

至后稷於是祀以天子之禮又推此及諸侯大夫士庶

人使各得以行喪祭之禮孝心上下融徹禮制上下通

行此周公所以謂之達孝也此章之末數連字所以有

下章之首一達字○新安陳氏曰三年之喪自庶人上

達於天子蓋以子於母喪服無貴賤之分而巳末

二句只是申明上一句以母之喪即三年之喪也。喪之子謂中庸之意只是主父母而言未必及其他者也。

右第十八章

子曰武王周公其達孝矣乎

達通也。承上章而言武王周公之孝乃天下之人通謂之孝。猶孟子之言達尊也。西山真氏曰：人君以光祖宗不可名。故曰大武王周公之孝夫下稱之無異辭。故曰達。○江陵項氏曰：舜為人道之極，萬世仰之不可加也。周為王制之備，萬世由之不能易也。此蓋古之盡倫盡制者，故舉之以為訓也。○雙峯饒氏曰：達孝是承上章三達字而言。言其孝不特施之家，又能達之天下。如斯禮達乎諸侯大夫及士庶人，是自上達下。期之喪至達乎天子，是自下達上。能推吾愛親之心而制為喪制之禮，以通乎上下，使人人得致其孝，故謂之達孝。如所謂德教加於百姓，刑于四海，此天子之孝是也。

夫孝者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

上章言武王纘大王王季文王之緒，以有天下，而周公

成文武之德，以追崇其先祖，此繼志述事之大者也。下

文又以其所制祭祀之禮，通于上下者言之。西山真氏曰：當持守

而持守固繼述也。當變通而變通亦繼述也。新安陳氏曰：祖父有欲為之志而未為，子孫善繼其志而成就之。祖父有已為之事而可法，子孫善因其事而遵述之。

春秋脩其祖廟，陳其宗器，設其裳衣，薦其時食。

祖廟天子七，諸侯五大夫三，適的士二，官師一。禮記王

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諸侯五廟二昭二穆與太祖之廟而五。大夫三廟一昭一穆與太祖之廟而三。士一廟庶人祭於寢。○祭法：適士二廟一壇，曰考廟，曰

別二廟，庶人祭於寢。○祭法：適士二廟一壇，曰考廟，曰

王考廟享嘗乃止考無廟官師一廟曰考廟王考無廟
廟○問官師一廟得祭父母而不及祖無及不盡人情
耶朱子曰位卑則流澤淺其理自然如此又問今士庶
人家亦祭三代却是違禮曰雖祭三代却無廟亦不可
謂之僭古所謂廟體面甚大皆具門堂寢室非如今人
但以一室為之○官師謂諸有司之長止及禰却於禰
廟併祭祖適士二廟祭祖祭禰皆不及高曾大夫一昭
一穆與太祖之廟而三大夫亦有始封之君如魯季氏
則公子友仲孫氏則公子慶父叔孫氏則公子牙是也
王制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諸侯大夫
士降殺以兩而祭法又有適士二官師一廟之文大夫
士無太祖而皆及其祖考也○新安王氏曰先王先公
有廟有祧廟則有司脩除祧宗器先世所藏之重器若
則守祧黜聖此脩其祖廟也

周之赤刀大訓天球音求河圖之屬也書顧命越王五重
璧琬琰在西序大玉夷王天球河圖在東序赤刀赤削
也武王誅紂時以赤為飾大訓三皇五帝之書訓誥亦
在焉文武之訓亦曰大訓天球鳴球

玉磬也河圖伏羲時龍馬負圖出於河裳衣先祖之遺衣

服祭則設之以授尸也授尸使神依焉時食四時之食各有其

物如春行羔豚膳膏香之類是也周禮天官冢宰庖人

膳膏香夏行膳鱠膳膏臊行猶用也膳音渠乾雜也鱠

音搜乾魚也膳犬膏治膳鱠以犬膏也秋行犢麋膳膏

腥冬行鱸羽膳膏膾犢牛子麋音迷鹿子腥雞膏鱸音

鮮魚也羽鴈也膾羊脂也又禮記內則篇亦云○格畜

趙氏曰四時之食各有其物以奉人者薦神蓋以生事

之也羔雜羊豚雜豕嫩而肥故春用之香謂牛膏也調

膳之物各以物之所便而和之○朱氏仲曰

宗廟之禮所以序昭穆也序爵所以辨貴賤也序事所以

辨賢也旅酬下為上所以遠賤也燕毛所以序齒也昭如

宗廟之次左為昭右為穆而子孫亦以為序有事於太

聲去

廟則子姓兄弟群昭穆成在而不失其倫焉格庵趙氏曰左

昭右穆者死者之昭穆也群昭穆者生者之昭穆也宗廟之禮非特序死者之昭穆亦所以序生者之昭穆也

○新安陳氏曰王制所謂三昭三穆昭在左左為陽昭者陽明之義穆在右右為陰穆者陰幽之義以周言之

書於文王曰穆考文王詩於武王曰率見昭考父穆則子昭父昭則子穆也子孫亦以為序祭統所謂昭與昭

齒穆與穆爵公侯卿大夫也事宗祝有司之職事也新

齒是也陳氏曰宗伯宗人之屬祝大祝小祝也並見周禮祭祀以任職事為賢次序與祭之職事所以辨其人之賢

也旅衆也酬導飲也旅酬之禮賓弟子兄弟之子各舉

觶音至飲於其長上聲而衆相酬衆相酬之禮蓋宗廟

之中以有事為榮故逮及賤者使亦得以申其敬也朱

曰旅酬禮下為上交勸先一人如鄉史之屬升觶或二人舉觶獻賓賓不飲却以獻執事執事一人受之以獻

於長以次爵至于沃盥者所謂逮賤也○問爵導飲也

曰主人酌以獻賓賓酢主人又自酌主人又自酌而復飲

賓曰酌其主人又自酌者是尊賓使飲也賓受之奠於

席前至旅而後舉主人飲二杯賓只飲一杯疑後世所

謂主人倍食於賓者此也燕毛祭畢而燕則以毛髮之色別彼列長

幼為坐次也齒年數也雲峯胡氏曰序爵所以貴貴賤

亦得以伸其敬矣序事所以賢賢老者若若在所簡燕毛

則於老者獨加敬矣禮意周浹如此亦通乎上下而言

也○新安陳氏曰辨貴賤以爵序也辨賢以齒序也序

齒以齒序也達尊三亦見於祭禮也者如此○東陽許

氏曰祭畢而燕今不知其儀亦於燕之詩見其大義

去皇尸載起神保聿歸然後言諸父兄弟備言燕私下

章曰樂具入奏於寢也所謂燕禮其在廟燕當在寢故祭時之

樂皆入奏於寢也所禮意至為周密序昭穆既明同姓之

尊卑序爵是合同姓異姓之貴賤蓋皆指助祭陪位者

而言至於燕則與別群臣之賢者為之賢者既

擇德於此優威儀之變趨事之禮

燕者為之賢者既

有

事則不賢者亦自能勤雖然既有事為則事不
之者豈不有耻則又有其所以安其心執事者既榮無
事有魯而不在列者交賤而後於廟中者皆得與旅酬至
此皆不賢皆恩禮之所逮然此合同姓異姓而通言至
祭禮已畢只既出異姓之臣皆退獨燕同姓是親親之
禮又厚於踈遠者見制禮之意文理密察恩意周備仁
至義盡而
文章粲然

踐其位行其禮奏其樂敬其所尊愛其所親事死如事生
事亡如事存孝之至也

踐猶履也其指先王也所尊所親先王之祖考子孫臣
庶也始死謂之死既葬則曰反而亡焉皆指先王也
朱子曰記曰反哭升堂反諸其所作也室婦入于室反諸其所養也須知得這意則所謂踐其位行其禮等事行之自安方見得繼志述事之事○陳氏曰事死如生居喪時事事亡如存葬祭時事此結上文兩

節皆繼志述事之意也
雙峯饒氏曰踐其位三句是善於如此所以為孝之至也

郊社之禮所以事上帝也宗廟之禮所以祀乎其先也明

乎郊社之禮禘嘗是義治國其如示諸堂乎

郊祭天社祭地不言后土者省文也
朱子曰周禮只說祀昊天上帝不說

祀后土先儒說祭社便是如郊特牲而社稷大宰又如用牲于郊牛二乃社于新邑此乃明驗五峯言無此郊社則次句宜云所以事上帝后土也今不然乃省文與

禘天子宗廟之大祭追祭太祖之所自出於太廟而以
太祖配之也
詳見語問禘章嘗秋祭也四時皆祭舉其

一耳禮必有義對德之互文也示與視同視諸堂言焉

去聲也此與論語文意大同小異但有詳畧耳此言
周公能盡中庸之道○朱子曰游氏說郊社之禮所謂
惟聖人為能饗帝禘嘗之義所謂惟孝子為能饗親
思其周密○譚氏曰治道不在多端在夫致敬之間
已當其執圭幣以事上帝之時其心為何如地也萬
物之理無一毫入為介乎其間鬼神之情狀天地萬
物之理無一毫推此心以治天下何所往而不當○
雙峯饒氏曰序昭穆序爵序事序齒下為上此親親長
貴貴尊尊賢慈○仁也事死如生治天下之誠也盡是
敬其所尊也○仁也事死如生治天下之誠也盡是
具於此故結又治天下之本一祭祀之間而治天下
一舉胡氏曰上章與此孝之至也○已結了達孝二字
此則兼以郊禘之禮言周公制為禮法未嘗不通上下
得行之故特先後而言之曰此所以事上帝也此禮胡
以祀乎其先也名分截然不可犯也明乎郊社之禮

為先郊而後社○郊祭天○惟天子得行之○社則自侯國以
至於庶人各有社○上下可通行也○明乎禘嘗之義○胡為
先禘而後嘗禘○人祭惟天子得行之○嘗宗廟之義○祭
下可通行也○前章末言三年之喪○庶人得以通乎天子
必有父也○此章末言郊禘之祭○諸侯不得以通乎天子
必有君也○但言周公之制禮如此○而不足於魯之郊禘
非禮其意自見於不言之表○此所以為聖人之言也○
張氏存中曰禮記王制天子諸侯宗廟之祭○春曰禘○夏
曰禘○秋曰嘗○冬曰烝○此蓋夏禘禘禘禘禘禘禘禘禘禘禘禘
祠夏曰禘○秋曰嘗○冬曰烝○此蓋夏禘禘禘禘禘禘禘禘禘禘
周四時祭與王制同禘禘禘禘禘禘禘禘禘禘禘禘禘禘禘禘
統所載與王制同禘禘禘禘禘禘禘禘禘禘禘禘禘禘禘禘
右第十九章此雙峯饒氏曰以上八章自第三十二節至





